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一九七

靜靜的思想之河

戰國時期國家思想研究

池 槟◎著

靜靜的思想之河

戰國時期國家思想研究

文史哲大系
池楨著 197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靜靜的思想之河：戰國時期國家思想研究 / 池
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6 [民
95]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197)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784-5(平裝)

1. 政治 - 哲學,原理 - 中國 - 戰國(公元前480-221) 2. 國家論

570.9218

95002199

文史哲大系 ⑯

靜靜的思想之河
戰國時期國家思想研究

著作者：池 楨

發行人：邱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 106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 話：(02)23636464 傳 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初版：2006 年 3 月一刷 新台幣 270 元

ISBN 957-668-784-5

序

春節剛過，池楨先生的《靜靜的思想之河》就奔湧而至，溢上了我的書桌。

對池楨先生，我並不陌生。他碩士畢業時，我是他的論文答辯組主席。他的「思想之河」，實際上在他醞釀碩士論文時已開始流淌。不論從學術思想上說，還是論及他的語言風格，這條「靜靜的思想之河」，從傳統的史學立場出發都是要判做另類的，不易被人理解的；但是，我感到，我是理解他的。池楨之治學，是「用心」的，是用心在感悟歷史，他的思想，他的結論，不是某種思想模式的產物，而是一種心靈的感悟，是在感悟歷史時蕩漾起的心靈的浪花。

去年十月，我在華東師範大學的一次圓桌會議上有個即席發言，引起了一片譁然，也博得了一個權威史家的憤慨與批評。我批評當下的大陸史學是「三無史學」，即沒有理論，沒有動力，沒有個性。由於完全是即席，毫無準備，事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說了些什麼。一個月之後，在網上看到了會議組織者整理的發言記錄。關於個性缺失的問題，我是這樣說的：

我感到做科研，研究問題，寫文章做著述，都是有一點心得而已，文章和著述就是你的心得的文字表述。可是，我們現在的研究怎麼會有心得呢？現在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課題」，而做課題就要跟著他人的指揮棒去轉，那你的心得

呢？還有，現在的史學研究都在搞工程，那麼大的工程，一個工程就是幾個億，史學研究怎麼可以按工程去做？工程是建構起來的，而史學研究的成果是建構起來的嗎？那是心靈的感應！工程搞多了，哪裏還有什麼個性？我們過去將沒有個性歸結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原因，那現在應該是要復興個性了吧？我不想我們的歷史學家老在政治家們那裏求得施捨，我們要從自身找找問題。我們現在的生存狀況比過去寬鬆多了，你現在張揚一點個性是可以的嘛！關鍵是你自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怎麼會有個性，沒有個性的史學又怎麼會有活力！

可以想像，有這樣的思想背景，讀池楨先生的論著該是多麼地愉悅與欣喜。這樣的論著才有思想，才有個性，才是歷史學家心靈的感應！

行文至此，我還沒有說到池楨先生的學術結論。對於做學問，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我是不主張過於看重觀點和結論的。因為，我既然把史學研究看作是心靈的感應，它的結論、觀點或思想，就必然因人而異，哪裏會有同樣的心靈、同樣的感應！心靈及其感應都是獨特的。惟其獨特，才有存在的價值；惟其獨特，才引發他人的思考；惟其獨特，才稱得上是學術！你做出了和別人同樣的結論，還會有學術上的價值嗎？國人用正確與錯誤來判斷一種學術觀點和論斷的習慣，實際上是陷入了思維的誤區。所以，我從不習慣判斷一種學術觀點或思想的是非，而僅僅看重他對學界、對他人的啟迪意義，看重他是否給學術積累提供了那只是屬於他自己的東西。

「歷史與思想的斷裂」，是池楨先生這篇論著提供給學界

的最有價值的觀點，其價值就在於他的學術個性，他的思想觀點的獨特性。我清楚地知道，這個觀點在大陸學界是不可能被普遍認同的，甚至在我這裏也有商榷和討論的餘地，而這又有什麼呢？誰能剝奪他思想的權利呢？正如池楨先生的書中所說：「歷史和思想永遠是兩個並行的領域，誰都不能終結對方。在抽象的領域中，思想是一條靜靜的河，流淌著愛與和平。歷史龐大的身影掩蓋了她，但我們繞過歷史，依舊可以看到思想在自己的領域內波光粼粼」「歷史與思想的斷裂」，就是這樣一種任何力量都無法將其掩蓋的思想之河中的粼粼波光。

我曾經對這篇論文寫過一段評語：

池楨的《戰國時期國家思想研究》一文，從一個新的視角提出問題，對以往的研究實現了突破性的進展，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是謂一家之言。……作者關於思想與歷史的關係，打破成說，提出歷史與思想斷裂的看法，認為歷史的國家與想像的國家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一個在歷史的領域，一個在思想的領域，兩者是斷裂的。過去把歷史和思想硬捏在一起的簡單做法，不但給人們在認識戰國思想的多樣性時帶來了困惑，更妨害了人們對這個時代思想共性的理解。對於傳統理論來說，作者的這一觀點，對於思想史研究中的教條主義是一個巨大的衝擊。雖然本文的兩個重大理論觀點還有待於繼續得到歷史的驗證，但它的創新意義不容低估。

如果一定要對池楨先生的觀點做出評價，我就堅持上邊這段寫

在三年前的話。我看重的是他的創新意義。

池楨是有文采的。他的文章不是寫出來的，是從洶湧澎湃的心靈之河中流淌出來的。他不遵守傳統史學論文的寫法，沒有受到那種成規的羈絆；但也正是如此，他的論著的發表或出版會有一定的困難。不過，好在歷史是發展的，學術是變化的，模式不是永恆的。我相信，清新亮麗的思想和文風，永遠都有欣賞和玩味的價值，並終將博得人們喝采。池楨的文風和他對史學的看法有關。他把史學看作是藝術，而藝術是心靈的歌詠，也就不該由模具去規範。

池楨先生的這本論著，是史學？是藝術？是心靈的感悟？抑或這些就是同一個概念？是否一定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不知道。我只想學界對未來，對新的東西，對青年學者，有一種寬容：畢竟，一切都是發展的，史學的價值、宗旨、模式乃至風格，也不可能一成不變！

我期待著，池楨先生的這本論著，能在讀者的思想之河中蕩漾起波光。

是為序。

李振宏謹識

2006年2月25日於河南大學

目 錄

序（李振宏）	01
引言：命題的提出	1
第一章 理論與回顧	7
第一節 國家	7
壹、實證標準	7
貳、抽象標準	37
第二節 國家的異態——帝國	44
壹、安全的獲得	45
貳、經濟資源的形成和有效調動	46
參、權利中央化的完成	46
肆、「法」的創建和完善	47
第三節 八十年回顧——從胡適到葛兆光	59
第四節 超越的陷阱——軸心時代理論	80
結語	85
第二章 歷史：天下戰國	87
第一節 東方故事——六國的形成	90
壹、雄踞東方的齊國	90
貳、曇花一現的魏國	102
參、強兵勁弩的趙國	109

肆、左縫右補的韓國	117
伍、大而不強的楚國	122
陸、小弱悲情的燕國	127
第二節 西陲突變——秦國與秦帝國	131
壹、前商鞅時代的秦國	131
貳、商鞅時代的秦國	133
結語	139
第三章 思想：愛與和平	141
第一節 墨家的國家思想	142
壹、墨子	142
貳、墨家學派的消亡	149
第二節 儒家的國家思想	152
壹、孔子	152
貳、從子思到孟子	162
參、荀子	175
第三節 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國家思想	185
第四節 道家的國家思想	202
壹、老子	203
貳、莊子	210
第五節 新綜合——《呂氏春秋》的國家思想	219
結語：烏托邦與希望	233
後記：我的歷史觀——藝術史學	235
參考文獻	247

引言：命題的提出

西元前 213 年，也就是統一後第九年，秦始皇在咸陽宮擺下酒宴，款待群臣。宴會中，作為當時知識界最高代表的「七十博士」走上前為始皇帝祝壽。其中的周青臣說：過去秦國不過地方千里。全仰仗著陛下您的神聖英明，秦能平定海內，驅除蠻夷，天下無不臣服。過去的諸侯國成為郡、縣，老百姓安居樂業，再沒有了戰爭的災難，這樣的美好時光將傳至千秋萬代！有史以來還沒有誰能超過您的成就！秦始皇聽後非常高興。來自齊國的博士淳于越進諫說：我聽說殷、周兩代能延續一千多年，原因在於分封王室成員和有功勞的大臣，就像枝葉維護樹幹那樣。現在陛下您一統天下，而您的親屬卻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假如出現了田常、六卿之類的亂臣賊子，卻沒有真心相助的人，誰能救您於危難呢？不恪守自古以來的制度而能夠保持長久的事情，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周青臣當面進行阿諛奉承，這是增加陛下您的過錯呀！這不是忠臣應該做的事情¹！始皇帝於是把這些話在朝廷上公佈，讓群臣進行討論。

丞相李斯就此發表意見說：遠古的五帝不因循守舊，夏、商、周三代也不互相因襲。這樣做不是為了刻意追求與前代的不同，而是因為每個時期的情況都有所變化。現今皇帝創下可以傳之萬世的豐功偉業，這根本不是迂腐的儒生可以理解的。況且淳

¹ 《史記·秦始皇本紀》。

子越講的是夏商周那麼久遠年代的事情，有什麼可以效法的？過去諸侯紛爭，他們紛紛招攬四處遊說的學者。如今天下穩定，各項法令制度得以統一制定、頒行，老百姓應該做好農活、手工，有文化的士人應該學習各項法令制度和禁忌。可是士人不習今而學古，以此來抨擊現實，迷惑百姓。所以我冒死進言：過去國家分散，不能統一，所以諸侯並起，都稱頌過去而貶損當代，用浮華的語言來擾亂現實；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所學正確，借此指責國家的制度。私學以國家規定以外的內容相互傳授，每聽到新的法令，就根據自己的觀點加以評論，在朝中口是心非，離開朝廷就聚眾議論，總要提出不同的看法以博取名聲，顯示自己的高明之處。這是帶領眾人對國家政策妄加評論。這樣的舉動不加禁止，那麼皇帝的威嚴一定會受到損害，而臣下也容易結成朋黨；最好予以禁止。所以我請求燒毀所有秦國以外的歷史紀錄；除了主管博士保存的藏書外，凡是私藏的詩、書和百家著作，一律交給地方官員焚毀。膽敢公開談論詩、書的，處死；膽敢借古代抨擊當今的，處死。主管官員知情不報者與違禁者同罪；法令頒佈之日起三十天內不焚毀這些書籍的，罰作奴隸。有關醫藥、占卜和種植的書籍不必收繳。想學習各項法令制度的人，可以拜主管的官吏為師²。秦始皇下詔同意了李斯的建議。

第二年，被秦始皇召來尋找長生不老藥的侯生和盧生議論道：始皇帝這個人剛愎自用，自以為是亘古未有的偉人，親信執法的官吏，「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每天規定自己不看完足夠重量的奏章，不得睡覺。對權力的貪婪已經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³。於是二人決定離開。秦始皇聽到二人逃跑的消息後非常生

²《史記·秦始皇本紀》。

³同上註。

氣，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我招募來眾多的儒生、方士，是想讓他們輔佐太平、尋找仙藥的。可是，韓眾藉口求藥，一去不返；徐市等人耗費鉅資，一事無成。只聽到他們這些人借此牟利的消息。對盧生等人，我賞賜豐厚；他們卻如此誹謗我！我派人調查過在咸陽的儒生、方士，的確有妖言惑眾的⁴。於是御史按皇帝的命令審查諸生。由於相互告發，涉案人員共達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下令將這四百多人全部在咸陽活埋，並公告天下，以示懲戒。

這就是焚書坑儒。重複一段耳熟能詳的歷史有它特殊的意義。百家著作的失喪和四百儒生的悲慘結局是思想與歷史對抗最極端的結果。沖天火光中，百家書籍灰飛煙滅，多彩斑斕的思想也隨之消亡；鏟鏟黃土，結束了儒生的生命，也宣告了一個多元文化時代的終結。這一刻，我們靜思歷史，去探索隱藏在事件背後更深刻和質性的東西。

為什麼僅僅在統一後的第十個年頭就發生了這樣的慘劇？淳于越不合時宜的迂腐建議和韓生、盧生的不辭而別，只是為清洗而找的牽強藉口。在這背後，有著更深刻的理由。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戰國時期的諸家學派，不管相互之間有多大的差異，在一點上是共同的：它們學說的最終指向是為一個即將出現的統一的國家制定策略並提出相應的理論。拋開諸子語言表述的不同、模式的多樣化、在具體問題上的論爭，可以把這一時期的思想稱為「統一的國家理論」。據此，可以描述整個戰國時期的思想史：

一、各派思想是「統一的」，即各派思想從根本上是指向統一的，而不管它們是否明確地提及或贊同統一。法家無疑是明確

⁴ 《史記·秦始皇本紀》。

的統一鼓吹者和出色的實行者；儒家溫和的主張賦予統一更多理性的色彩；道家的逃逸最終提供了一套清虛無爲的高超手段；墨家的「鉅子」可以成為統一的領袖；兵家、縱橫家的運籌帷幄和縱橫捭闔不正是統一所需要的嗎？甚至很少提及政治理論的學派，如農家等等，也是「統一的」。至少，它們在技術手段或某一社會問題上為統一的形成提供了幫助。

二、各派思想是「國家的」，即各派思想是指向國家的。而且，這種指向是單向的，即指向外的——指向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統一國家。各派學者眼中的國家已經超出了地域的限制，在他們的腦海深處，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整體（帝國）。

但是，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焚書坑儒的出現嗎？誠如其言，各家學派是對即將出現的統一國家的策略設計和理論闡釋，那為什麼統一形成僅僅十年，它們就遭到了滅頂之災？難道諸家的主張僅僅在十年間就異變為始皇帝無法容忍的形式而必須予以清除？我想，思想的突變在如此短暫的時間是不可能的。或許——這裏包含了一個大膽的假設——是這些學派和理論自己招致了殺身之禍？

在秦始皇的意識形態體系中，「七十博士」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七十博士」應該是一種比較成熟的制度⁵，其主要職能是為皇帝和執政官提供建議、制定策略以及探討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當始皇帝結束了金戈鐵馬的征戰生涯，他就開始重新審視身

5 錢穆先生說：「秦代博士額定七十人，其制亦襲稷下先聖七十人也。」博士執掌比較寬泛，「不聞專掌六藝」。參見錢穆：《秦漢史》，頁116～117。（《錢賓四先生全集》卷2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楊寬先生有相似的看法：齊國稷下先生（可稱博士）70多人，秦博士為70多人，漢文帝博士亦為70多人。據此推斷，「七十博士」當為一制度，有比較固定的人員設置，其職責亦比較明確。參見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64下注釋。

邊的這個思想群體。他發現了這個團體的存在隱含著嚴重的問題，用李斯的話說就是：「私學而相與非法教」。無論形式——「私學」，還是內容——「非法」都會對這個新生的王朝產生顛覆性的影響。諸家思想非但不能為王朝提供急需的文化資源——統一和統一的國家的合法性，反而會使人們質疑秦的國家行為和各項法令制度。秦始皇採取了三個步驟來清除這個身邊的威脅。首先，「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不使他們對現實政治產生具體影響；然後，「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最大限度的縮小他們的思想所能影響到的人群範圍；最後，把諸生「皆坑之咸陽」，讓這些思想連同它們的載體一同消亡在厚厚黃土之下。

由此，我提出兩個命題：

1. 戰國時期諸家思想不是指向統一的。法家也是如此。法家理論自身的表述和對它的利用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2. 在是否指向國家的問題上，可以把戰國時期諸家思想劃分為兩大類別。一類是明確指向國家的；另一類是不指向國家的。指向國家的類別又可以劃分成兩個類型：內向型的——理論沒有指向社會的整體而關注「地方」；外向型的——理論設計是在統一的視野下進行的。思想史的實際是：明確指向國家的理論廣泛存在而外向型理論的缺失。

本書將證明這兩個命題。（請參見第一章對這兩個命題的深化）

第一章 理論與回顧

第一節 國家

什麼是「國家」？對它的定義何止萬千！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無數的人給了這個概念無數的闡釋。相對於學者文人冗長而含混的論述，最簡明扼要的國家定義來自於法王路易十四充滿自信的話語：

L'état c'est moi ——朕即國家

收回政治批判的眼光，純粹從國家定義的需求看：路易十四的話描述了特定歷史階段下國家的一種形態。

我無意，也根本無力給國家一個完備的定義。限於本書的寫作，我只能使用一些具有共性的標準來描述所要研究的對象——戰國時期的國家。我把這些標準劃分為兩類：

壹、實證標準

這些標準是一個國家形成的基本因素和手段，也是一個國家形成之後的基本特徵。它們包括：

一、安全的獲得

常備軍和地方治安是安全獲得的保證；而確保這兩個手段有效實施的則是戶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梁方仲先生認為，在春秋時期，魯、齊、衛、吳、越等國就已建立起二十五家為一社的「書社」制度¹。「書社」使管理機構可以較準確地掌握人口數量和構成。到戰國時期，「上計」制度的建立令戶籍制度更加完備。儘管上計的主要功能在財政和官員考核方面²，但在它的統計條目中包括戶口、土地和賦稅等多項內容。這實際上表明，到這一時期，戶籍制度已相當成熟，國家對人口統計的掌握已比較準確。戰國時期，大規模的戰爭爆發頻繁，每次戰事投入的兵力動輒以十幾萬、幾十萬乃至百萬計。沒有一支數量龐大的常備軍存在，這些戰爭的發動是難以想像的。常備軍的建立依賴於高效的徵兵制度，而徵兵只有完備的戶籍制度建立時才有可能。

這一時期還沒有近代意義上的警察制度。如何實現和維護地方治安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把人口按五家一組編制起來，是戰國時期許多國家都採取的做法。這種帶有軍事色彩的編組方法具有明顯的治安意義；連坐法正是以此為基礎的一種極端措施。而所有這一切都建基在完備的戶籍制度之上。

常備軍和地方治安體系的建立使國家的地緣特徵得以實現。我不同意把地緣特徵作為「國家之所以為國家」的一個前提³。國

1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5~6。

2 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17~218。

3 吳錫澤：《中國古代的國家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39。